

不局而去，後徑山歸堂，大悟。

諸緣盡廢

傑峰愚禪師，初參古厓石門，佩受法語，晝夜兀坐，不契。後參止巖，舉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愈疑，乃諸緣盡廢，寢食俱不覺知，如氣絕者。一夕坐至夜分，聞隣僧咏證道歌云：「不除妄想不求真」，豁然如釋重負。有「夜半忽然忘月指，虛空迸出日輪紅」之句。

杜門力參

移刺楚材丞相，參萬松老人，屏斥家務，杜絕人跡，雖祈寒溽暑，無日不參，焚膏繼晷，廢寢忘餐者幾三年，乃獲印證。

評曰：如是用心，如是證道，是之謂在家菩薩也。喫得肉已飽，來尋僧說禪，獨何為哉！

以頭觸柱

中峰本禪師，侍高峰死關，晝夜精勤，困則以頭觸柱。一日誦金剛經，至荷擔如來處，恍然開解。自謂所證未極，彌益勤苦，咨決無怠，及觀流水，乃大悟。

評曰：自謂所證未極，故終至極處。今之以途路為到家者眾矣，嗟夫！

關中刻苦

毒峯善禪師，在清溪進關，不設臥榻，惟置一凳，以悟為則。一夕昏睡，不覺夜半，乃去凳，晝夜行立。又倚壁睡去，誓不傍壁，遼空而行，身力疲勞，睡魔愈重，號泣佛前，百計逼拶，遂得工夫日進。聞鐘聲，忽不自繇，偈云，沈沈寂寂絕施為，觸著無端吼似雷，動地一聲消息盡，觸體粉碎夢初回。